



徐志摩全集

• 補編 •

4

日記·書信集

IT
X

徐志摩全集

• 補編 •

4

日記·書信集

上海書店

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日

十月十一日上午三時，停戰消息傳到，霎時舉國若狂，歡動天地，黎明道宏排闥以告，因亟亟赴市，行道皆握手相慶，爆竹齊鳴，兒童聚舉火，有鼓銅盆爲喧者；國旗小大以千萬計。朝暉漸漸，光彩陸離。婦女亦擊器助喧，有頭戴紙帽，雀躍狂呼者；彩紙紛如飛雪，市鎮廳前聲囂於雷，道爲之塞，車尾多曳破具，令背地作響也。上午所見如此。

下午休課與道宏出，覓屋不得，二時下鎮，及中區已廬塞，家無男女，長幼皆出觀會。駢肩摩轂，如潮初湧。已而巡士肅道，公私團體序列而來，都數萬人，不勝記得；其要則軍也，警也，學生也，婦女紅十字也，救濟團銀行也，工廠也，以至黑奴也，喬飾印第安人也。大致皆爭奇眩怪，以爲彩烈；制服而持旗其常也，有爲佼者，則切紙爲緣飾，或塗其面目；不特童豎爲然，縉紳士大夫皆極頑戲如此也。又有圖擬德皇宰戮，詛冒之，號歡呼叫，以極樂勝利祝平安之意。吹簫鼓器具，以與樂歌相和答。老人鬚髮皤然，亦蒙彩績以爲笑樂，跛人則踰蹕而行，渾忘其苦。少婦妙女皆披髮魔舞，盡態極妍，長隊遊行亘二里不絕。方是時也，天地爲之

開朗，風雲爲之霽色，以與此誠潔摯勇之愛國精神，相騰嬉而私慰。嗟乎！霸業永訕，民主無疆，戰士之血流不誣矣！

（一九一八年日記，載『申報』副刊『文學』第十三期。）

目 錄

志摩早期日記(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日).....	一
西湖記.....	三
愛眉小扎.....	三二
志摩日記的一頁(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日記).....	九五
眉軒瑣語.....	九九
翡冷翠日記(英文).....	一二九

西湖記

一九三三年九月七日——十月二十八日

杭州——上海——杭州

九月七日

方才又來了一位丫姑太太，手裏抱着一個歲半的女孩，身邊跟着一個五六歲的男孩。男的是她親生的，女的是育嬰堂裏抱來的；他們是一對小夫妻！小媳婦在她婆婆的胸前吃奶，手舞足蹈的很快活。

明天祖母回神。良房裏的病人立刻就要倒下來似的。積年的肺癆，外加風症，外加一家老小的一團烏糟——簡直是一家毒菌的工廠，和他們同住的真是危險。若然在今晚明朝倒了下來，免不得在大廳上收殮，夾着我家的二通，那才是糟！！嚙一去，他們一廝剩下的是一個黑籍的老子，一竅不通的一羣瘦骨如柴肺病種的小孩！

爲一個訃聞上的繼字，聽說鎮上一羣人在沸沸的議論，說若然不加繼字，直是蔑視孫太夫人。他們的口舌原來姑丈只比作他家裏海棠樹上的雀噪，一般的無意識，一般的招人煩厭。我們出信去請教名家以後，適之已有回信，他說古禮原配與繼室，原沒有分別，繼妣的俗例，一定是後人歧視後母所定的；據他所知，古書上絕無根據。

九月廿九日

這一時驟然的生活改變了態度，雖則不能說是從憂愁變到快樂，至少却也是從沉悶轉成活潑。最初是父親自己也悶慌了，有一天居然把那隻遊船收拾個乾淨，找了叔叔兄弟等一羣人，一直開到東山背後，過榆橋轉到橫頭景轉橋，末了還看了電燈廠方才回家。那天很愉快！塔影河的兩岸居然被我尋出了一片兩片經霜的楓葉。我從水面上撈到了兩片，不曾紅透的，但着色糯淨得可愛。尋紅葉是一件韻事，（早幾天我同繹義阿六帶了水果月餅玫瑰酒到東山背後去尋紅葉，站在俞家橋上張皇的回望，非但一些紅的顏色都找不到，連楓樹都不易尋得出來，失望得很。後來翻山上去，到寶塔邊去痛快的吐納了一番。那時已經暝色漸深，西方只剩有幾條青白色，月亮已經升起，我們慢慢的繞着塔院的外面下去，歇在問松亭裏喝酒，三兄弟喝完了一瓶燒酒，方才回家。山脚下又布施了上月月下結識的丐友，他還問起我們答應他的冬衣哪！）菱塘裏去買菱吃，又是一件趣事。那鉢孟峯的下面，都是菱塘，我們船過時，見鮮翠的菱塘裏，有人坐着圓圓的菱桶在採摘。我們就嚷着買菱。買了一桌子的菱，青的紅

的，滿滿的一桌子。「樹頭鮮」真是好吃，怪不得人家這麼說。我選了幾隻嫩青，帶回家給媽吃，她也說好。

這是我們第一次稱心的活動。

八月十五那天，原來約定到適之那裏去賞月的，後來因為去得太晚了，又同着釋義，所以不會到煙霞去。那晚在湖上也玩得很暢，雖則月兒只是若隱若現的。我們在路上的時候，滿天堆緊了烏雲，密層層的，不見中秋的些微消息。我那時很動了感興——我想起了去年印度洋上的中秋！一年的差別！我心酸得比哭更難過。一天的烏雲，是的，什麼光明的消息都莫有！

我們在清華開了房間以後，立即坐車到樓外樓去。吃得很飽，喝得很暢。桂花栗子已經過時，香味與糯性都沒有了。到九點模樣，她到底從雲陣裏奮戰了出來，滿身掛着勝利的霞彩，我在樓窗上靠出去望見湖光漸漸的由黑轉青，青中透白，東南角上已經開朗，喜得我大叫起來。我的歡喜不僅爲是月出；最使我痛快的，是在於這失望中的滿意。滿天的烏雲，我原來已經抵拚拿雨來換月，拿抑塞來換光明，我抵拚喝他一個醉，回頭到夢裏去訪中秋，尋團

圓——夢裏是甚麼都有的。

我們站在白堤上看月望湖，月有三大圈的彩暈，大概這就算是月華的了。

月出來不到一點鐘又被烏雲吞沒了，但我却盼望，她還有掃蕩廓清的能力，盼望她能在半個時辰內，把掩蓋住青天的妖魔，一齊趕到天的那邊去，盼望她能盡量的開放她的清輝，給我們愛月的一個盡量的陶醉——那時我便在三個月潭和一座雷峯塔的媚影中做一個小鬼，做一個永遠不上岸的小鬼，都情願，都願意！

「賊相」不在家，末了抓到了蠻子仲堅，高興中買了許多好吃的東西——有廣東夾沙月餅——僱了船，一直望湖心裏進發。

三潭印月上岸買栗子吃，買蓮子吃；坐在九曲橋上談天，講起湖上的對聯，罵了康聖人一頓。後來走過去在橋上發現有三個人坐着談話，几上放有茶碗。我正想對仲堅說他們倒有意思，那位老翁澀重的語音聽來很熟，定睛看時，原來他就是康大聖人！

下一天我們起身已不早，釋義同意到煙霞洞去，路上我們逛了雷峯塔，我從不會去過，這塔的形與色與地位，真有說不出的神祕的莊嚴與美。塔裏面四大根磚柱已被拆成倒置圓錐

體形，看看危險極了。轎夫說：『白狀元的墳就在塔前的湖邊，左首草叢裏也有一個墳，前面一個石碣，說是白娘娘的墳。』我想過去，不料滿徑都是荊棘，過不去。雷峯塔的下面，有七八個鵝形墳面的丐僧，見了我們一齊張起他們的破袈裟，念佛要錢。這倒頗有詩意。

我們要上橋時，有個人手裏握着一條一丈餘長的蛇，叫着放生，說是小青蛇。我忽然動心，出了兩角錢，看他把那蛇扔在下面的荷花池裏，我就怕等不到夜她又落在他的手裏了。

進石屋洞初聞桂子香——這香味好幾年不聞到了。

到煙霞洞時上門不見土地，適之和高夢旦他們一早遊花塢去了。我們只喝了一碗茶，檢了幾張大紅葉——疑是香樟——就急急的下山。香蕉月餅代飯。

到龍井，看了看泉水就走。

前天在車裏想起雷峯塔做了一首詩用杭白。

那首是白娘娘的古墓，

（划船的手指着蔓草深處）

客人，你知道西湖上的佳話，

白娘娘是個多情的妖魔。

她爲了多情，反而受苦——

愛了個沒出息的許仙，她的情夫；

他聽信一個和尚，一時的糊塗，

拿一個鉢盂，把他妻子的原形罩住。

到今朝已有千把年的光景，

可憐她被鎮壓在雷峯塔底——

這座殘敗的古塔，淒涼地，

莊嚴地，永遠在南屏的晚鐘聲裏！

十月一日

前天乘看潮專車到斜橋，同行者有叔永，莎菲，經農，莎菲的先生 Ellery，叔永介紹了汪精衛。一九一八年在南京船裏曾經見過他一面，他真是個美男子，可愛！適之說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愛他，他是男子……他也愛他！

精衛的眼睛，圓活而有異光，彷彿有些青色，靈敏而有俠氣。馬君武也加入我們的團體。到斜橋時適之等已在船上，他和他的表妹及陶知行，一共十人，分兩船。中途集在一隻船裏吃飯，十個人擠在小艙裏，滿滿的臂膀都掉不過來。飯菜是大白肉，粉皮包頭魚，豆腐小白菜，芋艿，大家吃得很快活。精衛聞了黃米香，樂極了。我替曹女士蒸了一個大芋頭，大家都笑了。精衛酒量極好，他一個人喝了大半瓶的白玫瑰。我們講了一路的詩，精衛是做舊詩的，但他却不偏執，他說他很知道新詩的好處，但他自己因為不曾感悟到新詩應有的新音節，所以不曾嘗試。我同適之約替陸志韋的『渡河』作一篇書評。

我原定請他們看夜潮，看過即開船到硤石，一早吃錦霞館的羊肉麵，再到俞橋去看了楓

葉，再乘早車動身各分南北。後來叔永夫婦執意要回去，結果一半落北，一半上南，我被他們拉到杭州去了。

過臨平與曹女士看暝色裏的山形，黑鱗雲裏隱現的初星，西天邊火飾似的紅霞。
樓外樓吃蟹，精衛大外行！

湖心亭畔蕩舟看月。

三潭印月聞桂花香。

十月四日

昨天與君勣、菊農等去常州。乘便遊了天寧寺，大殿上有一二百個和尚在禮懺，鐘聲，磬聲，鼓聲，佛號聲，合成一種寧靜的和諧，使我感到異樣的意境。走進大殿去，只聞着極濃馥的檀香，青色的氤氳，一直上騰到三世佛的前面，又是一種莊嚴而和藹，靜定的境界。

十月五日

方才從君勸處吃蟹回來，路上買得兩本有趣的舊書，一是 Mark Twain 的 *Is Shakespeare Dead ?* 一是 Sidney Lanier 的 *Music and Poetry*。雖舊，却都是初版，不易得到的。早上同裕卿到吳淞去吊君革，聽了他出現的奇跡，今天我對人便講，也已寫信去告訴爸媽。這實在是太離奇了，難道最下等的迷信會有根據的嗎？紙衣，紙錠，經懺，壽限……這話真是太渺茫了。我已經約定君革的母親，他的陰靈回家時，我要去會他。君勸亦願意去看個究竟。

今天與振飛在一枝香吃飯，談法國文學頗暢，振飛真是個「風雅的生意人」。